

绝代梟雄（下）

十二

飞云观主做梦也未料到洞内藏有人，洞仅三尺见方，他必须钻出，脑袋刚入洞、右肩便被一只铁钳般的大手扣住了，五指深入肉中，大拇指扣紧了井肩穴，任何练气高手也无法再抗了。

接着，一把鬼头刀的锋利刀尖，抵住了他的咽喉，把他吊在洞口上，上下皆难。

满天花雨低沉的向后叫：“张兄，你先到外面去设法将网弄下来。”

洞中钻出恨地无环，降下支臂站好，说：“砍断巨索或者将网拉上便可。”

飞云观主已被制住，仍然顽强地恶狠狠地说：“巨索一断将有毒烟喷出，你们别想活。网放下之后，压下地面的机掇，水门自启，你们全得死。”

恨地无环向老道背后连劈三掌，恶狠狠地说：“狗东西还敢嘴硬？你这无耻的江湖败类猪狗不如，老夫投帖登门求情，你却在酒中下毒将老夫锁在石牢中折磨，你眼中还有江湖规矩？说：怎样才能将人放出？不然，哼！你将死活都难。”

三劈掌下手甚重，飞云观主的脊骨软了，下半身软绵绵地。满天花雨也咬牙切齿地说：“这家伙确是罪该万死，他在岳阳做案，先向在下下手，在我家水井中下毒，将我一家人昏迷，把我掳来百般威迫，要俞某做他的狗腿子，委实欺人太甚，不杀他此恨难消。老道，你说是不是说？”

飞云观主还未开口，对面墙上的一盏长明灯突然无故自熄。他桀桀笑，傲然地说：“贫道的弟子已将所有的出路封闭，你们谁也别想活，放下贫道，咱们慢慢商量。”

“哼！你还想要挟么？”满天花雨怒叫。

“放下贫道来！不然你们死定了。”飞云观主也怒叫。

“哈哈！难道你不死？”满天花雨问。

“有你们几个人陪死，贫道何所惧哉？放手！”

满天花雨大怒，鬼头刀连闪两次，老道两耳飞坠坑底，鲜血外涌。

“太爷好好伺候你，看你凶横到几时，我不相信你临死还会比太爷凶。”满天花雨厉声说。

“哎……你们将死无葬身之地……”飞云观主仍然凶狠地叫，但后面的话已叫不出来了。

满天花雨将刀尖伸至他的口中，猛地一绞，传出一阵暴响，老道满口牙齿一颗颗往外跳。

下面网中的秋岚叫：“俞兄，请夺下老道右肋下的大革囊，在下感激不尽……。”

恨地无环将革囊取下，挂在腰上说：“老弟台，老朽先替你。暂时保管。”

刀尖刚离开老道的口中，老道含糊地叫：“天鹤，关……关机……关。”

对面灯座的方孔中，伸出脸色苍灰，有气无力的天鹤，他被九华羽士打得头青脸肿，内伤甚重，一直在密室养伤，观中有警，所有的人全逃了，他忍不住扶病而起，想看看外面的形势，恰好被他赶上了。他爬伏在洞口，叫“师父，已经闭死了……”

恨地无环巨斧疾飞，相隔四丈，斧化电虹一闪即至。

天鹤话未完，突见巨斧飞到，合该他死于非命，双手一掌便待退出。但身子已经不灵活，想退已嫌晚了，“咔”一声斧刃劈开头颅，直抵颈胸。

斧刃受阻。斧柄向上扔，斧柄长有四余尺，洞只有三尺高下，“叭”一声击中了洞上壁，巨斧反弹而出，掉下坑去了。

满天花雨扭头一看，惊道：“糟！洞后已被巨石填死了。”

“下去再说。”恨地无环说。

下面的秋岚高叫道：“不可下来，何不由上面的翻板设法出困？”

“桀桀桀……所有的机关皆封闭了，你们都……都得……死！”飞云观主厉恶地笑着说。

满天花雨冷笑一声，将刀搁在老道的颈子上，冷笑道：“可是，你得先死。”

他缺德，不一刀将颈子砍断，却来回拖动，象锯子般慢慢拖拉，锋刃先入皮，再割破肌肉。

耳下的大动脉一断，鲜血激流。飞云观主不再嘴硬了，含糊地竭力地大叫：“住手！”

住……手！我……我说……”

可是一切都嫌晚了，耳下的大动脉一断，锋刃已割入颈骨缝，浑身一震，他已说不出话来，脑袋拼命向下缩，牙关紧收。

满天花雨想不到老道临死失威，收手已来不及，一咬牙，鬼头刀的锋刃一带，飞云观主的脑袋向下飞坠。

“这家伙好没种，便宜了他；”恨地无环说。

满天花雨丢掉老道的尸体，向后退，片刻重中：“不行，石厚不下五尺，是千斤闸一类重家伙堵住了，咱们被困啦！”

“先别管，救下面的恩人上来再说。”恨地无环叫。

他抓住巨索，向上拉。滑轮徐转，怪网上升。

岂知他刚抽出一手向前抓，拍一声巨响，巨索突然齐墙根而折，怪网急沉。他站在支架上，重心倏失，人向前栽，立脚不牢，被网索带倒了。

“砰”一声响，怪网落地，秋岚也随网躺下了。他内伤沉重，独角天魔一脑袋沉重已极，撞得他内腑离位，这时连站也站不住了。

恨地无环却未掉下去，百忙中抓住了支架，悬吊在架上，手一带，人又重新上了支架。

蓦地，地底吱格格一陈巨响，出现了四个尺大水孔，水柱上冲，高有二丈余，几乎喷至坑顶声势骇人。

“快下去破网。”满天花雨大叫，一跃而下。

“先解网上的人，那是东海神尼前辈。”秋岚在下面叫。

支架对向伸出，各长丈二，中间只有丈六空间。恨地无环飞跃而过，信手抓住巨索一拉，巨索果然也应手而出。他慢慢松手，一面叫：“老菩萨，小心着地。”

网放下了，他也一跃而下。两人火速将网口的套环解开，放出网中的人。恨地无环拾回巨斧抽着冷气叫：“糟！我不谙水性，岂不完了？”

五个人中，东海神尼师徒水性了得。秋岚更不必说，满天花雨生长在洞庭湖畔，水性自然过得去。

“我会照顾你，别慌。”满天花雨说。

东海神尼向两人道谢毕，苦笑道：“如果上面的翻板上不曾加了重物，脱困不难，不然危矣也！贫尼先上去瞧瞧。”

她抓住另一张怪网向上揉升，上了支架，用游龙术斜攀上坑口的翻板伸手探看。

水急剧上涨，不片刻便到胸口了。

琬君不住向秋岚打量，她认得秋岚所穿的水靠，星眸中泛上惑然的神色，讶然问：“你……你不是被我失手打……打死了么？”

她口不择言，大概被怪网捆住了。秋岚一面接过恨地无环的大革囊，一面检查防水油绸包得是否严密，一面说：“姑娘，你怎知找死了？”

满天花雨不知姑娘的来路，不悦地说：“小姑娘，你怎么这般冒失？也不知忌讳，凭你也敢说能失手将这位恩公打死了？”独角天魔也被他击倒哩！如果没有他，咱们这些人早就没命了。”

琬君吃了一惊，意似不信地叫：“独角天魔被击倒了？是真的？”

“谁骗你了？这位恩公也受了伤，只是，他仍咬紧牙关支撑，穷追飞云观主……”

话未完，秋岚身形一晃，说：“诸位，快先登上木架。最好能助神尼老前辈开路脱困。水淹至箭口，留箭可能发射，浮在水面太危险。”

他的声音已有点变了，内伤开始发作。姑娘从他的双眼中看出了危险，急忙挽住他说：“你受了严重的内伤，赶快按下心神。我这里有最好的疏经保腑灵丹，先服下保全元气再说。”

满天花雨也靠近相扶，关心地问：“要不要在下推拿疏血？能支持得住么？”

秋岚服下姑娘送至口中的两颗灵丹，道谢毕，苦笑道：“独角天魔果然可怕，我已内腑离位了，但仍能支持，谢谢两位的关心。快上，在下必须在今晚离开，不然将误人性命，请诸位费心速找出路。”

满天花雨向姑娘说：“请姑娘照顾他，在下去助神尼找出路。”他放了手，招呼恨地无环攀绳揉升。

翻板已经切死，推为开扳不动，而且无处立足使劲。三位高手只能扳吊在坑口旁，用一手以刀斧狠命砍劈，危险万状，稍一大意便会失足坠下。

姑娘挽住秋岚，一手攀住巨索。水势汹汹，不久便接近了两丈高的箭口。

“离开支架。”秋岚低叫。

蓦地，十六个箭口在水花翻涌中，喷射出无数劲矢。姑娘拖住秋岚向水底一钻，躲过了箭雨片刻，预计水已淹没了箭口，方冒出水面。

她发觉秋岚已毫无挣扎的模样，吃了一惊，尖叫道：“你……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”

秋岚一无动静，双目已经闭上了，浑身软绵绵，逐渐变冷。

她大惊失色，拉掉了秋岚的头罩，看到他苍白的俊脸，似乎已经死去多时啦！

水向上涨，直涨至三丈五六了，上面的翻板只被砍开一个两尺大的小孔。板厚约在五寸左右但板上方似乎盖了一块巨大的铁叶板，刀砍在上面响声震耳，火星飞溅。

水快近顶，危机已至。

恨地无环心中焦躁，向满天花雨叫：“抓住我的脚，送我到壁根站好。”

一面叫，一面将巨斧交与东海神尼。

满天花雨游近，抓住恨地无环的双脚，送至壁旁。水已淹至下颌，他已感到吃不消了。他叫道：“将我的身子摆平，双脚抵住坑壁上。”

满天花雨心中也焦急万分，但又无可奈何，只好托平他的身子，使恨地无环的双脚抵在坑口壁上。

先前身子悬空，只能一手用力，恨地无环无用武之地，这时有人托住了身子，脚便可平实地蹬实了坑口壁，是时候了。他双手托住上层的铁叶板，喝声“起”！

铁叶板奇迹地升起七八寸。一旁的东海神尼眼明手快，急将巨斧向里塞，抵住了铁叶板不许下沉。

但恨地无环已经力尽，铁叶板再也无法上升了。

姑娘挽带着秋岚，但她不敢将秋岚的景况惊动正在合力辟出路的人，芳心大乱，看了坑口的光景，她心中一凉，不消多久，他们全得淹死在水中了，已经剩下不足五六寸的空间，必须仰面方可呼吸，大难将至。

秋岚突然悠悠苏醒，低叫道：“姑娘，放下我。”

“不！你……”姑娘焦急地抗议。

“我要助张老前辈一臂之力。”他答，手一挣，便脱离姑娘的掌握。

生死关头，他似乎已恢复了体力，一手扳住坑口，一手顶住着铁叶板，向恨地无环叫：“张老前辈，我叫三声，咱们同时用力。一！二！三！”

“起！”恨地无环大吼。

数千斤的沉重铁叶板，在两个具有千斤神力的高手下，逐渐翘升而起，直升至两尺四五方行止住。

“快出去、在上面揭住铁板。”秋岚居然还可以说话。

东海神尼先丢出巨斧，侧挪而出。满天花雨在中，琬君姑娘殿后。三人出了坑，合力抵住了铁叶板，神尼叫：“两位可以出来了。”

“你先出。”秋岚向恨地无环叫。

他们全部出了坑，水刚好涨满坑口。放下铁叶板，姑娘掏出火摺子擦亮，叫苦道：“是一座死室，天呀！”

确是一座死室，宽仅两丈，四周是两尺大小的巨石砌成的石墙，顶上是巨大的横木，盖上了同样大小的巨石。四面的墙上，四盏长明灯已经熄了火。

东海神尼接过火摺子，点燃了长明灯，说：“先仔细想想，我们刚才才是从何处进来的。为师记得进来时木门虚掩，发觉后面有暗器喷射，便闪入门中着了道儿。找到进来的方向，那一面石壁必定薄些。”

三人分头用兵刃在墙上敲打，姑娘则替秋岚在胸口推拿，一面埋怨道：“你……你真是，伤势沉重，你还……还……”她说不下去了，秋岚脸上冷汗直冒，颊肉痛苦的痉挛。她无限怜惜地凝视着他，颤声说：“原谅我，我……错了，如果没有你，我们都得淹死在石室中。原谅我，你……你得保重。”

秋岚已陷入昏迷中，突然大叫道：“出去！出去！我必须出去，有人在等着我援救，他们在坐以待毙，我非出去不可。”

他疯狂地挣起，姑娘惊叫：“不！不！你必须躺下来休息养神，你……”

她怎能按得住秋岚？秋岚形如疯狂，拨开姑娘奔向恨地无环，一把抡过巨斧，“铮”一声巨响，火星飞溅，石屑激射。

“铮铮铮铮！”他连攻五斧，用斧背狠击，巨石裂碎了一角，石块松动。

“我必须出去。”他疯狂地叫，又是一斧欣出。

“让我来。”恨地无环大叫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夺过巨斧。

秋岚似乎已经力尽，虚脱倒地，倒在抢到的瑰君姑娘怀中，他仍在喃喃地叫：“我必须出去的，必……须出去，时辰不……不多……了……”

“你必须安静些，急不是办法的。”姑娘凄然地低叫。

石墙不是砌的，而是镶合，所以相当费劲，而唯一可用的工具只是一把斧头，破墙的进展相当慢。费了好半天功夫，打碎了一块巨石，却发现外面还有一道更厚的石墙，把全力辟路的人急得心中发焦，如果这时有人在外面，岂不可怕？

外面阳光高照，已经日上三竿了。

金四娘呆呆地坐在后山坡的大树下，门中不住在念，“我该不该等他？该不该等他？独角天魔一群人会不会转回来？他是否会回来？”

她还不知道秋岚已经被困在观中，还以为他追飞云观主去了。

树倒猢狲散，飞云观的老道似乎没有人返回观中。即使有人返回，看到坡上居高临下监视着观殿的金四娘，岂敢再留？早已悄悄溜走了。

同一期间，飞龙秋雷与一剑三奇的船，已经到了巫峡的巫山十二峰下，碰上了先一步赶上的水寇。巴山苍猿的死党五蛟龙，誓为死去的寨主报仇，志在必得。

一剑三奇的人死伤惨重，逃的逃，散的散，残余的五艘快船人数所剩无几。

也在同一期间，巫山县的码头上，笑弥勒与慕容永叔望穿秋水，等待着秋岚。船上每一个人神色紧张，焦躁不安。如果午夜一到，乔家姐弟只好准备后事了。

乔家泊船的码头左面，十艘大船陆续离开了码头，下放巫峡，船上有龙形剑王玉堂和绿凤孟娥。

密室中，三个人轮流运斧向石墙进攻，不知经过了多少时光，反正所有的人都饥火中烧，力道渐减了。镶砌的石墙，必须逐石击碎，而且墙共有两层，洞开得小便不易运劲，可知工作相当艰巨。

第一道石墙厚有两尺，第二道竟有三尺厚。

轮到恨地无环向石墙进攻，满天花雨擦掉脸上的石屑和汗水，走近姑娘身旁，低声关切地问道：“姑娘，他怎样了？”

“服了家师的安神药，他睡着了。”姑娘黯然地答。

东海神尼脸色沉重，说：“假使在两个时辰内，他不能获得象少林八宝紫金夺命丹一类疗伤圣药，可能将变成残废，他的伤势太沉重了。再就是他心中焦虑，影响伤势恶化，委实令人担心的。俞施主可知道这位施主的来历么？”

满天花雨摇摇头，苦笑道：“在下一无所知，只知道他是为了金四娘盛蛊的革囊而来的人，他一直不愿通名道姓，甚至不想以真面目示人。”他将秋岚进入秘牢救人，直至与独角天魔交手，活僵尸突然现身的事一一说了，最后说：“想不到他年纪小小，竟有如此超凡入圣的高明身手。看来，金四娘也许已经走了，哪位能将革囊带出，金四娘如果不在便无处交换解药，他这次冒险入观的心血，前功尽弃，多令人伤心啊！”

姑娘心神已乱，没头没脑地问：“俞前辈，他要解药救什么人？”

满天花雨耸耸肩，苦笑道：“我连他的姓名也一无所知，怎知他要救的人是谁？由他拼命和无比关心的情形看来，待救的人必定是他的亲人无疑。我和张兄恨地无环是个恩怨分明的人，所以愿追随他尽力，岂知却碰上这令人急死的鬼石室，真要命。贤师徒到中原行脚，怎会到这儿来冒险的？”

东海神尼长叹一声，说：“贫尼受荆州府长沙寺一心大师之托，前来拯救一个姓黎的姑娘，好不容易得入后殿，却掉在网窟内等死，幸得诸位相救脱险，贫尼感激不尽。

看来，那位黎姑娘恐怕已遭了毒手，贫尼惭愧已极。”

“听说恶道将掳来的美女藏在静室中，赎款奇高，所以事实上愿花巨款赎回的人少之又少，因此他除了自己留下以外，大都将人送给他的爪牙糟蹋，师太恐怕来迟了。”满天花雨在东海神尼之火上，浇了一盆冷水。

正说间，“吟”一声巨响，地面一震。恨地无环大叫道：“打通了！有救了！”

众人大喜，向前一拥。第二道石墙被恨地无环打通一个三尺见方的大洞，里面黑沉沉。

大喜过望的恨地无环正待钻入，东海神尼低喝道：“且慢！稍等等。”

她拾起数块石屑，一声沉喝，伸手穿洞洒出。

满天花雨也不慢，他已打出了三把石屑。

黑暗中，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。

东海神尼拂尘急舞，突然穿洞而出。

“铮”一声巨响，有兵刃被击飞的声音，接着“呛当当”清响震耳，显然有刀剑一类兵刃落地。

黑暗中，传来东海神尼一声低喝：“俞施主，可以掌灯出来……”

满天花雨取下长明灯，钻出洞外。姑娘抱起了秋岚，由恨地无环断后，钻出洞外左右一分。

这是一间被铁叶门闭住的静室，相当宽敞，前面有两座铁叶门，左右各一座，密布着钱大的圆头钢钉。室中设有神案、拜坛、鼎炉，还有三根皮鞭，一张形如老虎凳的怪长案。灯光一映，室中景物在目。一个年青道人脑袋被石块所击破，另一名年青道人，脸色死灰站在墙角，被东海神尼用拂柄抵在他的胸前，压挤在墙角动弹不得，两把长剑遗落在地上。

“带咱们出去，不然你得死。”恨地无环大叫。

年青人抽着冷气叫：“如果能出去，小道早就出去了。小道是看守静室看管女肉票的人，从未单独外出过，不知这扇外出的门是怎样开启的。”他指了指右首的铜钉铁叶门，恐怖地摇头。

秋岚恰在这时醒来，挣扎一下，急问道：“道长，观主的静室在何处？”

年青人向左首铁叶门一指说：“这间就是。”

“能开门么？”

“可以，除了进出的门，余三间小道皆可打开。但三间密室皆无出路。”

秋岚挥挥手说：“劳驾，把三扇门全部打开。”

三扇门的开启机括皆是门左的灯座，门打开了，众人眼前一亮。飞云观主的居室，牙床锦被极尽奢华，金珠宝玩在灯光下宝光四射，那象一个方外人的居室？简直是皇侯的寝宫。

另两室中，共有十九名掳来的美女，由两名中年道姑装扮的女人管领，惊惶地缩在室中发着抖。

秋岚一把拉着小道人奔入室中，说：“小道长，我保证你的安全，但你将观主百日飞升丹的解药给我。”

小道人大喜，说：“不难，施主希能言而有信。”

眼看天色已近黄昏，山坡上的金四娘焦躁已极，她坐立不安，盯视着下面静静的飞云观，心乱如麻，银牙一咬，自语道：“我只好走了，看来，我只得暂时放下洞庭的事，先找毒王拔除百日飞升丹的毒质再说。可是……可是，我的法宝已失，怎能迫毒王乖乖拿出解药来？爷爷的行踪如谜，不然找到爷爷便任何都不怕了！”

她正待动身离开，突觉左侧林中有人影一闪。

她不愧称老江湖，先不移动身躯，缓缓用目光搜视。不错，有人，一个老道。她认得，那是飞云观主的大弟子天鸿道人，正从一棵大树后窜出，闪电似的躲到另一棵巨树后藏身。

她不肯失时机，立即蹲下。双方相距约有十余丈，中间隔了无数树木，不留意是很难发现对方的。天鸿的注意力全放在下面的飞云观，没留心附近有人。

是祸躲不过，老道活该倒霉，他那儿看不清观后的景物，便小心的逐树纵跃，向这儿窜来。

金四娘早已伏身树后，从草梢头的空隙中全神待敌。

近了，天鸿从三丈外一棵树后窜出，捷逾电光石火，一闪便至，恰好到了金四娘藏身的巨树后。

金四娘伏在树的另一面，不等老道将身藏好，突起发难，伸手扣住老道的右脚猛带，同时一掌劈出，“噗”一声劈中天鸿的膝盖，膝盖立碎。

“哎……”天鸿厉叫，仰面便倒。

金四娘暴起，一脚扫出，小蛮靴的钢尖比利刀钢锥更霸道，将老道的左跨骨踢得出现一个大血孔，伤至骨内。

老道狂叫一声，伸手拔剑。

金四娘冷笑一声，俯身一把扣住老道拔剑的手向上提，左手出如电闪，一连三劈掌全落在老道的胸颈旁，老道杀猪般哀号不已。他毫无还手的机会，做梦似的躺下了。

金四娘夺过长剑，劈胸一把将老道抓起，拖死狗似的往林木深处走，在一丛松林中将人往下丢，叱道：“你先看看，要死要活悉从尊便。”

天鸿下半身已成了废人，上半身麻木，但一双眼却可见物，在落日余晖中，他头上的景象令他汗毛直竖，魂飞魄散。

头上，玉虚子的手脚，被四根山藤勒住，倒吊在两棵松树之间，上脚不沾天，头下不沾地，口中勒了一条布带，眼耳鼻中血不住往外沁，脸上的肌肉不住扭曲痉挛，显然还未断气。脚筋和肩筋已被扭断，山藤拉得紧紧地。看了这光景，天鸿感到毛骨悚然，魂飞魄散。

“晚间，蛇虫便会替他收尸了。”金四娘冷酷的说，一面解老道的剑鞘自己佩上。

“饶……饶命”老道惊饰地叫。

“你要活？”

“请……请高抬贵……贵手。”

“贵观主的下落，招出来。”

“贫道不……不知，所以前来探……探着。”

“百日飞升丹的解药，拿来。”

天鸿摇头，哀叫道：“姑娘明鉴，家师的解药，只有他自己知道……”

“你不说？”金四娘切齿叫。

天鸿惊得屁滚尿流，双手吃力地乱撑，哀声叫：“贫道确实是不知，师父平时只叫两个内房小师弟取出收入，不由他人经手。师父的密室，不许观中任何人进入，里面的两个小师弟也不许外出，谁也不知……”

“你两个小师弟呢？”金四娘抢着问。

“大概仍在观中密室，他两人不知道出路。”

“你该知道入室的路，你是十三弟子中的老大。”

“贫道只进过一次，恐怕记不得了。”

金四娘拔剑砍一两个树叉，丢下说：“站起来，带我走。”

天鸿不敢不走，挣扎着拾起树叉当拐杖用。在拾树叉时，他眼中冒出一阵怨毒的火花。

他们从侧殿进入。金四娘紧随将天鸿，天鸿下身用不上劲，吃力地仗着两支树叉走路。

进入了黑暗的甬道，金四娘一把扣住天鸿的后颈，亦步亦趋，一面凶狠地说：“你如果想捣鬼，不活剥了你的皮，我金四娘就不配称三凶之一。”

“贫道怎……怎敢？”天鸿战栗着答。

转了几个弯，长明灯的微弱光芒从每一转角处透出，所看到的全是石室、铁叶门、石走道、神龛，上不见天，下不见土，这儿是永不见天日的密室内部。

天鸿一面走，一面说：“金姑娘，小心脚下，进入密室的人，今生再也不会重见天日了，这儿随处皆有凶险，随时皆有不测之祸。”

“废话！为何今世再也不会重见天日？”

天鸿扭转身躯，突然哈哈狂笑。

在笑声中，传出阵阵撞击的震耳巨响。

金四娘脸色一变，厉声问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笑我今生艳福齐天，有你这位早年四大凶人的孙女儿陪葬，我怎能不笑？哈哈哈哈哈！”

金四娘知道不妙，伸手便抓。

天鸿将双叉掷出，扑上叫：“来吧！一刻千金，妙啊！哈哈！”

“轰隆隆”连声大震暴起，前后走道被突然移来的沉重铁叶门闭死了，左面的石墙徐徐收拢了。天在动，地在摇，机轮轧轧声刺耳，八尺宽的走道愈来愈窄。左右两盏长明灯的火焰不住跳动、逐渐移近。

金四娘大吃一惊。一脚将天鸿踢倒，慌乱地两头急奔找出路，但一切已来不及了。

石墙渐近，四尺，三尺了。

她背抵住石墙，手脚死撑住前面移来的活墙，但万斤力道她挡不住，墙仍在移动。

“哇！”两盏长明灯一挤，断了，灯光候灭。

“完了！想不到我竟死在这个鬼地方。”她绝望地叫。

石墙迫近了，她的手脚已软，长叹一声，切目待死，准备迎接变成扁鸭，骨碎肉溶的最后一刻到来。石墙接触她的胸口了，一挤之下，她急得昏厥了。

不知经过多久，她突然在寂灭中悠然醒来，吁出一口长气，徐徐张开凤目，眼前灯光大明，耳听耳畔有人在叫：“好了，她醒来了。”

她大吃一惊，一跃而起。

这是一间走道旁的雅室，凉风习习，窗门大开，可以看到窗外的树影。室中灯火通明，她看到室中四个男女，正站在她面前注视着她。她身前，正站着穿了水靠戴了头罩，一再救了她的入手中提着她的大革囊，倚在一个千娇百媚的小姑娘腕臂中。

“我……我不是做梦？”她吃惊地问。

戴头罩的人正是秋岚，他虚弱地说：“金姑娘，你被机关陷住，恰好我们在隔邻密室中，石墙自启，我们出险时便发现了你，幸而你处身在近铁叶门的一端，所以能及时将你救出。”

“哦！又是你救了我。”

“不！救你的人是东海神尼老前辈，在下已自身难保，不敢居功。”

“你——”

“我被独角天魔撞了一头，内腑离了位。哦！这是姑娘的革囊和百日飞万丹的解药，尚请将解蛊药见赐。”

金四娘接过革囊，问：“解药从何处得来的？”

秋岚向外面一指，说：“外面有满天花雨俞兄，救了十九名难女。还有一个小道士守着，他是飞云观主的密室二童之一，解药是他取来的，绝无虚假。姑娘，请将解药见赐。”

金四娘吞下三颗玉色丹丸，急忙解开革囊，逐一检视里面的瓶盒笼袋。

她抬起头，粉颊绽上了朗笑，向众人扫了一眼，笑道：“壮士，你太冒险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革囊入我之手，你们这些人随时可以丧生，你却大意……”

“贫尼却是不信。”东海神尼冷然说。

金四娘淡淡一笑，傲然地说：“信不信由你，我金四娘决不是浪得虚名的三凶之一，但你们尽可放心。这位壮士三番两次救我的命，我金四娘再没有人性，也不会对他下手。

老实说，象这种具有坦荡胸怀的人，世间确是少见，这种人杀之不祥。”她转向秋岚，笑问：“你说吧！要什么解蛊药？”

“你的蓝蛊虹和蛊纳环的解药，尚请见赐，时辰不多了。”

“什么？你……”金四娘讶然问，随即冷笑一声，说：“哦！原来你是为洛阳乔家的人讨解药。说，你与他们有什么渊源。”

秋岚摇头苦笑，说：“在下与乔家素不相识，但在酆都那天，乔家姐弟两人之所以被姑娘所伤，起因全为了在下。因此，在下有责任替他们讨解药。”

“为何起因在你？怪事！”

“在仙都观下，乔小弟是跟踪在下的，不小心而被姑娘所伤。”秋岚只好撒谎，他不愿说出在酆都城的事。

金四娘吁出一口气，苦笑道：“就因为这点原因，你便不惜生命替他们姐弟卖命？”

“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如果他们死了，在下一辈子永难安心，必须尽力替他们设法。”

金四娘死死地盯着他，久久方说：“你是非常人，世间象你这种蠢才实

不多见，我服了你。”她取出两种药丸，一灰一蓝，每样倒了五粒，又道：“看颜色你便可对症下药了，一粒外敷，一粒内服，足矣够矣！余三粒送你防身，可解一般蛊毒。

但你得赶快了，午夜一过，你就不必用药了，目下已是初更将尽啦！”

“谢谢你，金姑娘。”秋岚感激地说，伸手接药。

“且慢！我有条件。”金四娘又变卦了。

“你……”秋岚大吃一惊。

“让我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，好么？”金四娘问。

秋岚大急说：“请见谅，金姑娘，不是在下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，委实情非得已，在下决不是矫情。江湖凶险，在下不是江湖人，不愿招惹麻烦，尚望……”

金四娘嘻嘻一笑，将药交给他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看你急成这个样子。”

说完，她一声娇笑，穿窗而去。

秋岚将丹丸小心的收藏好，向众人行礼道：“救人如救火，在下先走一步了。那些姑娘们，劳神各位送她们至官府……”

“你一个人走？你……你走得动？”姑娘急问。

“那也是无法之事，还有一个更次，我必须赶到。”

“到何处？”恨地无环急问。

“巫山县码头，乔家的船在那儿苦等。”

“我的天！一个更次赶四十里，你……”

东海神尼断然地说：“琬儿，你背他上路，为师带那些姑娘们明晨起程至巫山交与官府去处理。”

恨地无环不吭声，拉下窗帘往秋岚身前一蹲，说：“上，老朽送你一程。”

湖天花雨在外抢入，叫道：“我也走一遭，在路上也有些照应。”

姑娘不管秋岚肯是不肯，把他向前一推，说：“走！俞前辈，请和家师在这儿善后，晚辈与张老前辈走一趟，这条道路晚辈熟悉。”

秋岚事实上已无法支持，一再强提余力为脱险而挣扎，铁打的人也吃不消，他连站也不易站稳哩！被姑娘一推，便伏倒在恨地无环的背上了，立即陷入昏迷境地。

恨地无环将帘布系好，说：“姑娘请引路，快！”

两人飞抢出门，展开绝顶轻功，隐入夜幕之中，向巫山县如飞而去。

码头上万籁无声，只有江水呜咽。

乔家的船与其他的船不同，桅灯、舱首灯、船尾灯，全点起了。舱首灯旁，一条绿巾随风飘扬。

笑弥勒和慕容永叔不时站在船头向黑暗的城厢凝望，不时走到码头上远眺，象热锅上的蚂蚁般，往复走动，长吁短叹。

月影西斜，天宇中斗转星移，城中传来的更鼓声，一记记似乎在他们心头狠狠地敲击。这些天来，他两人似乎苍老了不少。

午夜将至，两人心乱如麻。

午夜一过，唯一可做的事便是替乔家姐弟俩准备后事，虽然仍可活一天。却无药可救了。

舱中，乔姑娘姐弟俩肿毒已消，但只能躺下，浑身发着高烧，肌肉不住抽动。毒王的解毒药解不了蛊，姐弟俩摆平在中舱，瘦得不成人形，一双星眸已呈现朦胧之象。两名使女不住饮泣，忙着替姐弟俩用冷水擦身。

夜深了，江风微凛，好美的江上之夜。

心头沉重的慕容永叔跳上跳下，笑弥勒不住长吁短叹。英雄有泪不轻弹，只缘未到伤心处，他两人眼角皆隐有泪光，可知他们心中的沉痛。

右侧停泊的船群中，有一艘下放湖广的客船，原来静悄悄的舱面，突然出现了人影，一个幽灵似的女人身影，在微弱的桅灯照射下，可以看出她穿了一身桃红衫裙。她缓缓地倚在舱门盘膝坐下，手中挽了一具琵琶。

调弦声乍起，三两声短音符在天宇下跳动，打破了四周的沉寂。

接着，一阵珠落玉盘似的弦声飞扬，逐渐低沉，然后化成懒散轻愁的旋律。

歌声如虚似幻，轻轻地，甜甜地，幽幽地，象是天宇外隐隐传来：“古庙依青峰，行宫枕碧流，水声山色锁妆楼，往事思悠悠。云雨朝变暮，烟花春复秋。猿啼何必近孤舟，行客自多愁。”

歌声徐落，弦声徐敛，接着三两个零星音符轻轻跳动，令人兴起追忆缅怀的情绪，耳畔仿佛余音袅袅。

慕容永叔突然“哇”一声喷出一口鲜血，颤声说：“完了，我怎对得起主人？我……我不想活了。”

“大管家，沉着些儿。”笑弥勒扶住他低唤。

笑弥勒知道慕容永叔听了“行客自多愁”而触景生情，呕出一口鲜血，也无法安慰慕容永叔，因为他对秋岚绝了望。

弦声又起，歌声遥传：“人人尽说江南好，游人只合江南老。春水碧于天，画船听雨眠，垆边人似月，皓腕凝霜雪。未老莫还乡，还乡须断肠。”

笑弥勒一生中，极少生气冲动，平时笑口常开，所以叫做笑弥勒，这时心中烦躁，火气特大，听到这些饱含哀愁的歌声，愈听愈焦躁，放下慕容永叔，奔向客船跃上跳板，火暴地叫：“姑娘呀！别唱好不好？”

绯衣女郎变色而起，粉脸一绷，冷笑着问：“尊驾多管闲事，难道歌声扰了尊驾的清梦么？”

“正是此意。”笑弥勒强项地答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，笑弥勒柳文华。”

绯衣女人吃了一惊，吁出一口长气，打退堂鼓说：“好，算你行，日后有机会，你会知道我绯衣三娘不是善男信女，本姑娘记下了。”说完，拉开舱门入舱而去。

笑弥勒哼了一声说：“在江湖上找我就是，随时恭候姑娘芳驾。”说完，跃下码头。

城厢方向，两个黑影如同星跳丸掷，飞跃而至。

笑弥勒心中一动，飞掠迎上叫：“什么人，慢来。”

黑影站住了，是一男一女，男的背上还有人。

“请教，乔家的船在何处？”男的沉声问。

“你——”

“送药来的。”女的急叫。

“天啊！是山壮士送来的么？”慕容永叔奔近叫。

恨地无环火速的将昏迷不醒的秋岚解下，抱在手中，说：“老朽不知谁姓山，请看是不是这位，他带来了金四娘的解药。”

笑弥勒将人接过，大惊道：“我的天！他……他……他……”

姑娘接口道：“快！药在他怀中，时辰不多，救人要紧。”

恨地无环却不上船，目光向来路搜索，沉声说：“后面有人追来，可能是金四娘。”

慕容永叔急急地说：“走！老伯，上船，移舟对岸暂避。”

对岸，是一座小镇，叫老关庙，船刚滑出码头，码头上已出现了人影，果然是金四娘，她无意对恨地无环不利，只想看看秋岚的庐山真面目而已。

客船人影又现，绯衣三娘出现在舱面，向急急奔来的金四娘扬声叫：“谁愿意和笑弥勒捣蛋的，我绯衣三娘愿助他一臂之力，西安柳家的人都是旱鸭子，到水中请他去见龙王爷。”

金四娘见了水便害怕，怎敢再追，她向绯衣三娘走去，笑道：“好妹子，别胡思乱想了，船上有一个宇内无双的水中好汉，你不必乱打主意，送我下夷陵州，怎样？”

“你，咦！原来是金四姐，一向可好？”绯衣女郎跃下码头，向金四娘迎来。

“不好不坏，差点儿将老命送在飞云观，好妹子，你还没答应我呢？”金四娘走近笑道。

“小事一件，我正要往下走，欢迎四姐做伴。”

慕容永叔确是对金四娘有所顾忌，不得不移舟暂避，船泊老关庙，他仍深怀戒心，吩咐手下严加提防，他守住舱口，不住出声询问舱内的消息，笑弥勒同样紧张，他已听清绯衣三娘和金四娘的对话，心中暗暗后悔，没想到一时冲动，无意中和绯衣三娘结下仇怨，假如在这紧要关头中闹将起来，岂不耽误了乔家组弟的性命，他在前舱安置了秋岚，心里却放不下外面的事，深恐金四娘追来。

内舱中，琬君姑娘和两名侍女，迫不及待的向乔家姐弟上药，内外齐下，恰好赶上城中午夜的更鼓声。

不消片刻，姐弟俩的热度迅速下降，朦胧的眼光渐有神采，肌肉不再抽搐痉挛，呼吸逐渐平静。

“谢谢天！解药对症了。”琬君拭掉额上的汗水低叫。

舱外的慕容永叔然急地问：“症状如何？盼告。”

一名使女拉开舱门，喜悦地叫：“一切大好，大管家请安心。”她将症状说了。

“小梅，好好伺候，请那位姑娘至前舱一叙，以便面谢。”

前舱中灯光明亮，众人客套一番，通过名号，围绕着已近昏迷的秋岚，大家面色沉重，恨地无环听慕容永叔将乔家姐弟的症状说了，叹口气道：“金四娘杀人如麻，人性已失，但在山壮士诚挚而坦荡的襟怀所感召下，交出了解药，也算是一大奇迹。唉！目下咱们须设法如何抢救山壮士了。”

笑弥勒神情肃穆地说：“澜老，可否将山壮士受伤的情形说出，以便下药。”

恨地无环便将秋岚入石室救人，直至与独角天魔交手的事一一说了。

姑娘接口道：“家师曾替山壮士验过伤，认为如无少林的八宝夺命丹，伤势十分讨厌呢！”

慕容永叔一蹦而起，笑道：“小姐身旁还有三颗，老朽即去讨来应用。”

慕容永叔走了，姑娘向笑弥勒问：“柳前辈，山壮士真与乔家毫无渊源么？”

笑弥勒沉重地说：“琬姑娘，柳某所说的话，毫无虚假，不仅毫无渊源，而且在小可与山壮士在酆都大街道相遇之前，他与乔柳二家任何人皆不曾见过面，山壮士确不是江湖人，至于他的为人与家世，相信世间知者极为罕见。”

“那……那他为何不顾一切……”

“姑娘，如果你曾经乘船到嘉定州，你必可在船家的口中，认识镇江大佛下常年候机救人的两个人，这人便是山壮士和他的师父虚云大师，由此，你便该知道他的心地和为人了。”笑弥勒神情凝重的说。

恨地无环一巴掌拍在自己的大腿上，恍然地叫：“天！我真是瞎了眼，该看出他是虚云活佛的弟子的，我见过他多次嘛！但……但……怪！他该是姓……”

“噤声！”笑弥勒急急止住他往下说，又道：“千万不可说出他的姓名，他曾郑重的表示过了，不在江湖上泄露真姓名的。”

姑娘的凤目中，突然焕发出一阵奇异的神采，但她已佣转了头、眼神的变化并未落在众人的眼中，本来，她怀疑秋岚所以拼死找金四娘要解药，可能牵涉着情爱二字，没想到秋岚会为了两个陌生人曾冒万千之险，她的心目中，对秋岚生出极为美好的印象。

笑弥勒以为对隐瞒秋岚身世之事不满，向她说：“琬姑娘，请怨在下有难言之隐，山壮士之所以不愿姓名外传，确有他的苦衷，正相姑娘只愿通名而不愿示姓一般，尚请姑娘见谅。”

姑娘灿然一笑，说：“前辈幸勿误会，江湖忌讳甚多，这也是不得已的事。”

“柳老弟今后如何打算，山壮士又如何处理？”恨地无环问。稍顿又道：“老朽本应等待山壮士康复之后，方可动身返回重庆，但敝伴当已经将人救走，沿途是否有变不得而知，老朽只好先行赶回，日后再专程向山壮士道谢援手之德，尚请老弟向山壮士解说……”

笑弥勒不假思索池说：“在下即与慕容管家返回洛阳，山壮士养伤之事，澜老尽可放心，山壮士这次义簿云天，义救乔家姐弟，恩比天高，无以为报，至少在下也得将山壮士请至乔家小留一段时日，不然笑孟尝文忠兄岂不怪我么？”

“好，老弟如果将山壮士接至洛阳，老朽放心，夜已深，老朽该告辞了。”

笑弥勒大笑而起，说：“澜老，什么话，难道嫌在下俗不可耐不肯下交么，经整天风险，澜老与姑娘该已讯渴难当了，聊以三杯水酒，先为两位压惊，船中宽敞，今晚两位委屈一宵，明晨等神尼前辈到达时，再一并面谢。”

且回头看看飞龙秋雷。

晨间，五艘快船下放巫峡，一剑三奇以为巴山苍猿尸沉江底，认为沿途决不会再生枝节，不会有麻烦了，却未料到巴山苍猿的死党五蛟龙放他们不过，誓代当家的报仇，已在前面等他们了呢。

船过金盔银甲峡，向青石洞下放，舟行似箭，距巫山十三峰已是不远。

第三艘快船中一剑三奇结义三兄弟，与秋雷安坐舱面，一面观赏水光山色，一面纵谈江湖大局。

天色开始变了，变得阴沉沉地，天际传来隐隐殷雷，山中有雷雨。

一剑三奇相当得意，他已在沿途派人收拾残局，准备接受巴山苍猿留在三峡的基业，眼看三峡便可纳入自己的范围了，难怪他志得意满，满脸春风，他不住抚着颌下的美须，趾高气扬地说道：“秋老弟，这次如果没有你

飞出一剑，兄弟很不容易置巴山苍猿于死地，日后得费不少工夫的，兄弟感甚，今后，咱们依前议行事，并希你我携手合作，你北我南，相信不久之后，江湖中将成为你我的局面，把酒论英雄，惟君与我，三凶三邪二龙二凤，算得了什么，哈哈！”

秋雷心中暗恨，心说：“这家伙被巴山苍猿打得亡命而逃，没有我那一剑，他不全军覆没才怪，他却在口气中不愿承认哩，好家伙，他在打我北他南双雄并立的如意算盘，可恶。”

但他一人双手空拳，不敢将不满的神色形于表面，说：“晁兄的意思，三峡水道……”

“兄弟立即派人清除巴山苍猿的爪牙，也许我会将夷陵州的基业迁至楚府生根，许州方面，兄弟不再过问，冲老弟的金面，兄弟决不再提，咱们今后衷诚合作，唇齿相依，老弟如果日后有困难，兄弟愿为老弟分忧。”

一剑三奇的意思极为显明，已经将三峡划入了他的势力范围

“哦！在下先为晁兄贺。”秋雷言由衷地说。

“不敢当，哈哈，希望不久之后，再有一次象石淙天门峡的群雄大会，也许兄弟会自发行动，在巫山举行一次空前绝后的盛会，旧事重提，举出一位江湖盟主，那么，今后江湖中便不会如此混乱了。”

一剑三奇愈说愈高兴，有点得意忘形，秋雷淡淡一笑，不动声色若无其事地说：“好事嘛，在下愿力促其成。”

一剑三奇哈哈大笑，不在乎老二江南浪子的摇头苦笑，拍拍秋雷的肩说：“老弟，兄弟先行谢过，希望全力支持，上次小凤儿答应全力支持我的，却被活僵尸把大会捣散，着实可怒，老弟呀，说起小凤儿，兄弟想打个商量。”

“打什么商量？晁兄请说。”秋雷惑然地问。

“小凤儿确是可恶，反脸无情，从前她是我的人，想不到她却助你谋夺我在许州的基业，而现在，她又离开你，飞上了高技儿，可能拼上了龙形剑那小子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秋雷酸溜溜地问。

“怎么不真，有人看见他俩出现在荆州府哩，说老实话，小凤儿为人虽说水性杨花人尽可夫，但她确也值得玩玩。老弟既然不要，我想，老弟别笑，兄弟我确有点怀念她，想和她重拾旧欢，老弟不介意吧？”

秋雷怎会不介意，他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恨不得一拳把一剑三奇的脑袋打扁，心中恨极，仍他沉得住气，心中暗骂：“在我飞龙末公然宣布放弃小凤儿之前，谁沾上她我要他的命，狗东西，你这家伙当面说这种话，岂不是欺人大甚么？”

他心中涌上了无穷杀机，口中却呵呵大笑道：“小凤儿人尽可夫，晁兄有本事重拾旧欢，尽管进行就是，只怕她不愿意哩！龙形剑名震江湖，声势浩大，晁兄自问能和他竞争么？”

“笑话，龙形剑不见得比我强，为何不敢和他争，老弟，你等着瞧好了。”

一剑三奇得意忘形，同时早上一时高兴多喝了两杯，在秋雷面前口没遮拦，既要策成公推江湖盟主的事，更想和小凤儿重拾旧欢，两桩事都大触秋雷的霉头，招来了杀身之祸，真所谓乐极生悲。

秋雷心中恨极，表面声色不动，暗中却在盘算该怎样下手置一剑三奇于死地，更盘算着要一举两得毫无风险地夺获一剑三奇的基业据为己有。

“哈哈！在下且拭目以待。”他豪放地大笑，似乎他与小凤儿是陌路人一

般。

“哈哈……”一剑三奇也狂笑不已，两人的笑声在山崖中绵绵回响。

巫峡，起自巫山县，下迄官渡口，全长八十里，下放的船需要大半天，晚间至湖广的巴东县歇宿，官渡口至巴东，还有二十里。

巫山是统称，这座山其实不止有十二峰，只不过这十二峰较为突出而已。山势诡奇雄异，气象万千，但见青山翠崖峭拔而起，插天奇峰云雾映掩，一线江流在千峰万峦中盘折回环，形成了令古往今来名流逸士讴歌的巫峡。船行其间，但见江流汹涌，左右绝壁千仞，如处身井底，前不知去向，后不见来路，一峰胜一峰，目不暇接。

十二峰中，有一峰在巴东境内，有几峰根本不在江畔，除了当地土著，谁也弄不清那座是“飞凤”“登龙”，那一座是“集仙”“聚鹤”，只有上入霄汉，下插江边的神女峰无人不知，山脚下可以泊舟，建有两座久享盛名的观祠。观称凝真观，祠叫妙用真人洞，妙用真人，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巫山神女。

所谓神女庙，在巫山城而不在神女峰，阳台，也在县城。后来有人在峰腰也建了一座阳台，不知出于何人之手，那时，访妙用真人的人，决不是贩夫走卒和升斗小民，这类人没有闲工夫去浪费时间谒襄王神女，因此，平时极少有船泊碇，至于山顶上的高唐庙，早就垮台了。

船在群山中徐徐下航，江流比瞿塘峡稍平静些，但仍然湍急，水冲击崖脚，不时转折，所以船不能放胆下泻，不得不慢下来。

江流向右一折，前面奇峰当道，眼看江流已绝。

江南浪子倏然站起，向上一指，变色叫：“大哥，瞧！那是什么？”

迎面这座奇峰上拔干寻，峰腰以下是俯视着江流的峭壁，腰以上也是峻陡的山坡，一条小径绕峰腰而过，半空中架起一段十来丈长的栈道，距江面太短有五十丈高下，抬头上望，栈道象是小玩具一般，而峰以上的山坡上，却排列了零星散落的梯田，看去绿油油地，不知种了些什么，老天爷，那栈道会有人走，那些田是人种的，抬头向上看，已够令人心惊胆跳了。在上面向下看，别说有惧高症的朋友站不住，有心脏病的朋友不用说，平常胆子大的人站上去，也会吓得浑身发软心中发虚，掉下来不粉身碎骨者，几稀！

半点不假，山田确是人种的，还有人在除草哩，小径上也有人走，那人肩上还骑了一个小娃娃呢。

栈道正位于崖口转角处，站着个青衣人，由上面往下看，面目难辨，青衣人看到下面的五艘船，突然取出一根长竿，迎风招展，奇怪的白幡迎风摇荡，十分触目。

“招魂幡！”一剑三奇讶然叫。

“什么招魂幡？”秋雷好奇地问：

玉面郎君脸色一变，说：“是巴山苍猿的人，在向咱们招魂。”

“呜……”牛角长鸣声震耳，从山腰的草木影中传出，凄厉刺耳，令人闻之心中发紧。

船本来靠北岸航行，一剑三奇大喝道：“往中间靠，小心上面。”

天宇中，有凄厉的呼叫声振荡：“魂今归来，魂今归来！魂……今……归……来……”

船刚向外移，崖顶部已落下无数石雨，初看并不大，愈降愈快，愈看愈大，老天，全是数百斤的大石头、暴雨般从天而降。

“砰砰……”

“轰隆隆……”

巨震声如雷，水柱直冲三四丈高，江水在沸腾，水珠向飞瀑下泻。

“砰！”巨震似焦雷，木石横飞，最后一艘快船走避慢了些，一块巨石恰好砸在舱面上。

“啊……”有人惨叫。

“砰砰！”又两块巨石从天而降、快船四分五裂，水花一涌，江面上只看到破板烂篷，人在水面逃命，在如雨的石阵中逃生。

“快！”一剑三奇脸色铁青，催船急定，

不用他催，船拼命向外驶，浪花汹涌，船总算脱出石阵以外。

“到下游救人。”江南浪子叫。

“不！先脱险再说。”一剑三奇断然拒绝。

秋雷心中早虚，他在水中确是一筹莫展，但他不得不强打精神故作镇静，向后面一指，说：“晁兄，石雷已止，瞧，水中还有四名弟兄在争命，理该救起他们……”

话未完，船四周丈外的水面有手伸出，一阵暗器象暴雨般射上船来，但见无数电虹一闪即至了。

秋雷是暗器大行家，电虹入目，他反应奇快，立即一按江南浪子的右肩，将江南浪子扳倒，他也爬伏在舱面上，右手在千钧一发中一抄，抓住了将近咽喉的一把柳叶刀，躲过一场大难。

“哎呀！”江南浪子倒在舱面惊叫，他的左肩有一枝三棱镖，穿透肩骨，仍留在肩上。

同一瞬间，一剑三奇惊叫一声，向前一仆，他的右臂琵琶骨下方，钉了一把明晃晃的八寸小飞叉。

“哎……”

“啊……”

惨叫声大起，“噗通通”水花翻涌，两舷的十名控舟大汉，有七名已被暗器射落水中。

玉面郎君站近舱口，水中有警他已闪入舱中，火速褪下外衣，一声大吼重行冲出舱面，飞跃入水了。

这次暗袭大出情理之外，谁也没料到江底潜伏着人，原因是他们全都注意着石阵，事先没有注意江心的埋伏，江中潜伏的人水性不但高明，而且用小竹管作为呼吸之用，下面用绳系上巨石沉下江底，人抓住巨索沉在水面下，用竹管伸出水面呼吸，等到船从石雷阵漏网，便突起发难，果然得手，恰好截住一剑三奇的船。

船上大乱，其余三艘船上的水上举手呐喊一声，纷纷下水拒敌。

但晚了，一群赤膊大汉从远处浮上水面，向江南岸撤走，断后的五名大汉雄壮如狮，踩水术十分高明，水仅淹至他的肚脐下方，肘后隐着分水刺，露出上身古铜色的结实肌肤，油光闪闪，其中之一大叫：“横行三峡水。”

“翻江五蛟龙。”余四人接着大吼。

“咱们已为寨主报了仇，今后谁敢再走三峡的水路，咱们在水中埋葬了他。”为首的人大喝道。

不等船上的人追近，五蛟龙与水贼们潜入水中，片刻再浮出水面时，他们已远出十余丈外去了。

江南浪子伸手起镖，顾不了自己，抱起一剑三奇奔入舱中不住大叫：“准